

凉山深处,梦想花开

■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勤华

七月以来,一封封来自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,穿越高山峡谷,陆续送抵凉山的村村寨寨。雷波中学周明康圆梦清华,宁南中学苏鲁叁、秦昂同日分别收到清华、北大录取通知书,宁南少年陈文杰叩开四川大学校门,阿米海英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……

一个个信封拆开的瞬间,是大山少年们十二年寒窗的回馈,更是民族地区教育扶智、乡村振兴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。在这片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,知识正成为改变命运最坚实的力量。大山深处,一朵朵梦想之花破土而出,这是教育公平落地开花最动人的回响。

种子破土的力量

周明康记得,高一上学期的摸底测试后,班主任邓中云鼓励他说:“你可以把目标定得更高一些。”那次谈话后,他在教室目标栏贴上一张便签,上面写着:清华大学。

一粒关于未来的种子悄然种下。三年后,这粒种子生根发芽。周明康以681分刷新雷波县高考历史最高分纪录,成为新高考政策下当地首位清华学生。

对苏鲁叁来说,这粒种子的根扎得更早、更深。他的家在宁

南县俱乐镇红岩村,父亲苏鲁聪仅上到小学二年级。为了让三个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,他们举家迁至县城租房居住。大姐、二姐分别考上成都、绵阳的两所大学后,苏鲁叁将梦想定为了清华大学。为此,这个腼腆的彝家少年不仅认真听好每一堂课,还主动与老师沟通薄弱环节。

在苏鲁叁家堂屋灰白的墙壁上,奖状层层叠叠贴得满满当当。“干完活累得不行,回家一看到这些奖状,再苦再累都值了。”苏鲁聪笑得眼角堆起褶子。

同样骄傲的光芒也在秦昂的父亲秦志福眼中闪烁。他只有初中文化,妻子龚国敏初中没读完,夫妻俩务农养蚕、闲时打零工。他们辛苦建起的小楼至今仍是水泥外墙未加装修,却从中走出了宁南第一个北大学生。“二十多年,啥都没存下,但供出了两个名校学生,这比啥子都强!”秦志福说。

多方合力的托举

“我们的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农村家庭,求学之路更为艰辛。”从教20余年的邓中云已先后陪伴10余届雷波学子冲刺高考,在他看来,孩子们的求学路上,不仅有自己的艰苦奋斗,也有多方的合力托举。

雷波中学党委书记徐华介绍,近年来,雷波中学获得来自多

方的资金、人力支持。特别是“组团式”教育帮扶以来,浙江省宁波市派出优秀教师及管理团队,让优质的东部资源与雷波实际更好地衔接。

在宁南中学,阿米海英被师生称作“站着做题的小姑娘”。她患有先天性肢体三级残疾,脊柱发育畸形,坐在椅子上无法正常够到课桌。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,她只能站着学习。7月28日,阿米海英以529分被四川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录取。

同样在逆境中突围的还有同校的陈文杰。这个出生后被确诊为脑瘫的少年,5岁才能独自站稳,6岁仍难以握笔书写。为让他走上求学路,奶奶窝底么窝作带他到县城租房读书,一守便是十余年。今年高考,陈文杰取得606分,被四川大学录取。

在宁南,教育被视为“慢的艺术,也是合力托举的结果”。宁南中学搭建全链条育人体系,为特殊群体建立动态更新的“一生一档”,完成校园无障碍设施改造,优先为行动不便学生安排低楼层宿舍。今年5月,凉山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南召开,与会人员探寻该县“小县办大教育”的独特优势。

多方合力下,群山深处,更多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。

(原载2026年8月12日《四川日报》)

从理县沙金村到吉林大学——一个汶川中学少年的逆风求学路

■朱远志

8月,阿坝州理县薛城镇沙金村的晨雾还未散尽。刘谋明把吉林大学录取通知书平铺在木桌上,旁边放着一张助学贷款回执单。父亲腰伤未愈,靠在椅背上歇着,奶奶跛着脚从灶房端来一碗热水,轻轻放在他手边。

今年高考,汶川中学高2026届14班毕业生刘谋明考出590分,被吉林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录取。

刘谋明家在沙金村,承包地少。母亲在他半岁时离家未归,父亲也常年外出给通讯公司架宽带打零工,他由爷爷奶奶带大。奶奶年轻时在生产队挣工分致右踝脱臼未治,落下终身跛疾;初二那年爷爷离世,听闻噩耗,刘谋明悲痛万分,他下决心:回报爷爷最好的方式,就是勤学苦读,学有所成。

2024年,父亲因公司拖欠工资回乡,开三轮车不慎翻下田坎,脊椎骨折,此后腰直不起、重活干不了,家里的地渐渐荒了。一家靠低保、公益性岗位和亲友接济维持基本生活。

在汶川中学,刘谋明话不多,课间多坐在座位刷题。高三下学期,班主任邱盛祥和数学老师梁星、生物老师刘晓怡等每月合凑600元给他作生活费,学校同步协助申报助学金。一位帮助他的本地爱心人士通过校方转话:“别因钱分心,将来有能力了帮助别人就行。”

拿到录取书次日,刘谋明就去银行办了助学贷款。他计划大学勤工俭学、暑假兼职,不再向家里要生活费。问及为何选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,他坦言,虽然录取专业属于调剂,但他自幼便对机械、电子领域有着浓厚兴趣。他打算先沉下心来把当前专业学扎实,后续再旁听其他专业课,拓展知识边界。

桌上的通知书边角被手指摩挲得微微发软。窗外,沙金村的玉米地正抽穗。这个从逆境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不屈不挠、砥砺前行,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开启了属于他的精彩人生!



(扫码解锁更多精彩)

一个牧区小镇四年走出三个中考全县第一

(上接1版)

贡保才让对泽旺索郎的印象是:“这个孩子很自律,品行端正,但容易给自己施加压力。”中考前,他和几位老师轮流跟泽旺索郎聊天,帮他稳住心态。

中考结束后,泽旺索郎觉得“考得还可以”,但没有估分。当701分出来的时候,他淡淡地说:“比预想的高了一点点。”

贡保才让真正在意的不仅是泽旺索郎。他说,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“整体氛围变了”——政府扶持力度越来越大,教学设备越来越完善,教学成果也在逐步显现。

“四年出了三个全县第一,放在多年前,连做梦都不敢这样想。”亲眼见证岗木达镇教育教学一路走来的种种变化,贡保才让感慨万千。

一笔从村集体经济账上划出的专项资金

如果说三个孩子的全县第一是“答案”的上半句,那么下半句便藏在岗木达

镇党委书记桑木周的4个字里——政、校、家、社。

这4个字有一笔具体的资金托底:全镇6个行政村,统一按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的5%,单独划拨设立村级教育专项基金。这笔钱专款专用,每季度在村务公开栏公示,表彰优秀学生、补助困难家庭、慰问一线教师……钱都从这里出。

今年7月18日,全镇教育发展大会上,这笔基金正式启动。30名优秀学生、30个重教家庭、2个教育工作先进村受到表扬和激励。

阳培村的教育助学工作其实开始得更早。一部分来自村集体和县级帮扶部门的支持,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水电十局的托底性帮扶资金。村里一直默默在做的就是:资助困难学生,奖励考上大学和学期成绩优秀的孩子。

22个名额和45张车票

2025年3月,壤塘县与绵阳东辰教育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。22名岗木达籍

学生入选“未来班”,45名学生赴绵阳、北京研学。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几百公里,从成都平原抵达高原牧区。

桑木周说,这些外部资源的引入,让牧区孩子第一次在家门口接触到“外面的教法”。他说,光靠外部输血还不够,一个地方教育的振兴,要看能否形成“良性循环”——“重教崇学”写进村规民约,家长会上不再有空座,村集体经济每年固定划出5%,考上大学的孩子成了全村的骄傲……这些变化虽不像“三个全县第一”那样引人注目,却来得更稳、更扎实。

在7月18日的教育发展大会上,泽旺索郎站在领奖台上。台下坐着他的父母,还有同村的邻居,掌声回响了好一阵。当被问到想对岗木达镇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说些什么时,他想了想说:“出身高原小镇从来不是局限,坚持、自律、不放弃,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!”

从“感觉壤塘县中学应该好起来了”到“真的好起来了”,中间差的,不只是3个第一名。差的是一对坚持了数

十年教育梦想的父母;差的是一个从“红头发”变成班长的少年;差的是一笔从村集体经济账上划出的5%;差的是一个教了9年书、看着家长从“不来”到“主动来”的班主任;差的是一张从成都平原到川西高原跨越几百公里的课表。这些事叠加在一起,才最终落定了那一声“好的”。

记者手记:

泽旺索郎的补课还在继续,亲戚家的两个孩子坐在对面,他一道题一道题耐心地讲解。

四年三个第一,这个速度在成都、绵阳的任何一所中学可能被忽略不计,但在岗木达镇,一个牧民占八成、曾长期被教育困境困住的地方,却成为衡量教育变化最直接的标尺。

电话里,父亲听到儿子中考全县第一的消息,说了声“好的”。两个字不多,但却映照着很多个像华尔滚家一样的高原牧区家庭,在教育梦想这条路上已走了很远。